

隐居的时代

王安忆作品系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隐居的时代

王安忆作品系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居的时代/王安忆著. - 2版.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5321-1854-1

I. 隐…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840 号

责任编辑:张 森

封面设计:袁银昌

隐居的时代

王安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87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2 版

2002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1854-1/I·1506 定价: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35104888

王安忆

目录

作品系列

短篇小说

蚌埠·····	001
天仙配·····	020
千人一面·····	042
小东西·····	051
杭州·····	060
轮渡上·····	087
聚沙成塔·····	097
遗民·····	106
大学生·····	116

中篇小说

我爱比尔·····	141
姊妹们·····	254
文工团·····	303
忧伤的年代·····	368
隐居的时代·····	415

埠上船的吗？那么就是在东边。他们粗黑的捏锄把的手指在耀眼的阳光下，肯定地一点，上海就有了。

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去过蚌埠，可是每日里，他们都听见来自蚌埠和去往蚌埠的轮船汽笛。尤其是在远离村庄的农田，由于天地广阔，悠长的汽笛便自由地飘荡过来，早一次，晚一次。船是从大柳巷到蚌埠。一早从大柳巷出发，傍晚才可到蚌埠，反过来也一样。五河码头是大柳巷之后的第二站，所以，当汽笛传来时，日头已经高了。下午呢，日头也还高着，人们都在田里忙着。当然，这是指天长夜短的春夏季节，冬天就不同了。假如是下雪天，人们不出工，一日只烧两次锅，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偶然的，汽笛也会传进耳里。于是，雪封的村庄不再是离群索居的了。

往来于蚌埠的船上，午饭供应的是面条和面包。面条是一角二分一碗，面包八分一个。面包自然是稀罕物，面条因是机压面，便也稀罕了。这两件吃食散发着蚌埠的光辉，倘若有人从蚌埠来，是必要问的：喝面条了吗？吃面包了吗？其实，面条是寡淡无盐的，面包则是粘牙的，是面焗了，还是面没烤熟。再加上盈耳的马达声，布满痰迹的水泥地，充斥着蒜韭气的底舱，这就是航程的全部内容。然而，等船靠岸，叮叮当当地下了锚，缆绳在船和码头之间抛来抛去，穿着橡胶防水裤的水手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将码头上的铺板踩得咚咚响，跳板架起来了。一切准备就绪，铁链解开，人们一拥而出，跳板在脚下有节奏地震颤着。

003

蚌 埠

的瑰丽，它缓和了心情，使尖锐的悲哀变成了温存的伤感。于是，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眼泪涌上眼眶。这是淮河最富诗情的一刻。可是转眼间，太阳升上柳树梢，又离开去，到了天空。没了柳行作参照，看上去，太阳不再紧随船尾，而是停驻的状态。在强烈光芒的照耀下，一切又都变得苍白了，而且有些脆弱似的。河水是惨白的，轮船在上面投下薄削的影子。这条河，很少给我们浪漫情怀。在黑龙江的知青，喜欢用“北大荒”称呼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内蒙的知青则用“草原”的说法，这些名称都流露出抒情的意思。而我们安徽的知青，从来不用“淮河畔”来叫这个地方，虽然这条河贯穿整个省份。这是一条枯乏的河，两岸的景色很单调。位居中游的蚌埠，则以钢铁，水泥，煤烟，给这条河增添了灰暗沉重的颜色。汽笛在蚌埠铅灰色的屋顶上回荡，与在五河乡间的迂回，效果完全不同。这汽笛使蚌埠的天空更显得压抑、沉郁。河流从它脚下经过，步态缓慢，表情呆滞。

火车是从蚌埠的心脏穿过，车轮撞击铁轨，哐当哐当地响，内燃机车头喷吐着黑烟。还有车头与车厢衔接的那一声，也是斩钉截铁的。夜半时分，你几乎能看见沉沉欲睡的车厢情景：列车员在走廊间穿行，踢碰着熟睡的旅客的脚，灯光明亮，使人们的倦容更加一目了然，口涎从半张的嘴角缓缓流下。车从沉睡的城市开过，震动着人们的睡眠，就像一股强劲、粗砺的狂风掠过。

对于我们，车站是和码头一样重要的场所，我们就是

005

蚌 埠

摧毁，广场上的人流又拥了回来。骚动要过一会才能平静，但错误消息的影响却很难消除了，它使人一刻不敢懈怠，提高着警惕。时隔不久，下一次骚动又来临了，并且，间歇越来越短。这时候，要是有人有闲心，站在一个高处，便可发现广场像一个起着风暴的洋面，波涛起伏，浪头推来推去。然而，身在其间，只觉身不由己，脚不点地，身前身后全是各种行李包裹。这些行李大都十分坚硬，硌得人生疼，里面装满了秋收的农作物：花生，芝麻，黄豆，红薯。庄稼上的尘土从旅行袋的布缝里挤出来，人都是灰头灰脸的。

放站的那一刻真是可怕，称得上惊心动魄。有多少回家的知青啊！蚌埠四周的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有着成群结队的知青。很多人都是冲着蚌埠的铁路来这里插队，铁路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维系着我们的家。我们离开那里就没有想过再能回去那里，从此也只能是那里的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前途是渺茫的，在渺茫中，这却是惟一的维系。所以，在这一刻里，四周的知青们，便像战乱中的难民一样，直奔向铁路而来。

假如能够设法提前进站，这大都需要有过硬的铁路上的关系，你就可以静静地守候着月台。月台是多么安静啊，甚至是寂寞的。灯光将人影拉得长长的，薄薄的，售货车停在那里，卖货的人不知躲到哪里取暖去了，所有向这里行驶的列车都被阻在遥远的站头上，临时停车。没有车来。广播也因为得不到确切的消息，哑口无言。没有进站的车头喷吐黑烟，空气竟变得清澈起来。在明亮的月台四

周是加倍的黑暗，轨道埋在黑暗里，看不见了。这一时刻的安宁使人对上车有了信心，心想那不过是小事一桩。火车终究会来的。然而，广播突然嗡嗡作响，这是某一列车即将要进站的信号，神经陡地紧张起来，方才的信心崩塌了。

领略过放站前月台的宁静，才知道放站真正的骇人。月台颤动起来，不知从何而来的冲击，好像是地底深处升起一股嗡嗡声，呈渐强的趋势。然后，脚步声响起了，是从地下道传来的，脚底与水泥地碰撞出沉闷的噔噔声。转眼间成为巨响。人从地道口拥上了月台，喊声淹没了脚步声，无数条喉咙在喊话，有几声特别尖锐的，穿透过来，是骇世惊俗的效果。高音喇叭里的播报声格外的冷静，一字一句地报着车次进站的时间和停靠的月台，在一片喧嚣之上，是居高临下的声音，完全不顾及它所引起的反应。这时候，车还没来呢，可是情绪已紧张到了极点，一触即发，再不能有一点点煽动，每一句毫无根据的流言都将掀起万丈惊澜。人们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个，不由谨慎地住了嘴，连广播声也息止了。这一阵安静却是有着空前的压力，比先前的骚动紧张一千倍。

想一想那匍匐在寂静中的铁轨吧，都像是箭在弦上。枕木间的碎石发出幽光，那是由于寒露的浸润，又结成了霜。突然，黑夜变成了白昼，暗中的一切都跳到了眼前，纤毫毕露。彼此看清了面目，相识的变成不相识。人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只听一声锐响，天空被撕裂成了两半，光柱风驰电掣，劈地而来。火车进站了。人们怔了片刻，

随即一场真正的暴乱起来了。起先,火车刹车怪异的巨响压住了动静,吐吐的喷气声又遮蔽了一时,接着,暴乱的声音终于突破而起。

最为戏剧性的巧合是,在这时刻,天下起雪来。雪花无声地落到布满煤渣的地面,在喧声震天的月台周围,谁也不注意之间,遮白了一切。等天明时分,蚌埠醒来,看见这个长年灰蒙蒙的城市却变成冰雕玉砌,谁会想到这一夜的搏击厮杀。火车已经开出一段路了,车里的人也在迎接曙光。曙光中,田野里走着荷锄的农人。蚌埠码头的轮船正在出发,已经与我们无关。在我们身后,蚌埠正拉开日常生活的一幕。是的,这个城市也有着日复一日的家居生活。那就是在凌晨时分,我们赶船的脚步匆匆拍击着石子路,路边那些黑漆漆的窗户里的生活。它与我们,也是有过正面的接触。

我们是在七十年代头上离开上海,这个城市刚经历了革命的狂飙,还没来得及从惊恐和混乱中回过神,少年离家又给这惶惑不安雪上加霜,生活就此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时事的变故叫我们认不得这个世界了。农村是另一个世界。它如此突兀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以它极度的贫瘠,荒凉,没有组织,令人猝不及防。我们的心其实比我们能感受的,更为孤苦。离家火车站上的哭嚎,其实才是该哭的十分之一。生活的常规已经破坏殆尽。可是,不期然的,我们又与它邂逅相遇,就在这里,蚌埠。在这城市阴郁的表面之下,竟是有着温和的、整洁的、规矩的、安宁的

(000)

蚌 埠

去,串着门,房间是两个人一间,简直有些奢侈了。接着,兴奋渐趋偃息,疲倦袭来,难免意兴阑珊。各自回到房里,上床闭灯。有灯光透过棉布窗帘映进房间,这种微明的夜晚也是熟悉的。半醒之中,心里浮起一个明晰的思想,那就是,这世界依然有着正常的生活,一种不是享乐却也决不受苦的生活。我们这些被抛在动荡的世事里,不知何始,不知何终的孩子们,就是在蚌埠,这个中转的城市,度过了一个温存的夜晚。

也许就是受这一夜晚的启迪,我们便经常光顾蚌埠了。蚌埠的澡堂是我们头一站。插队的日子里,洗澡一直是个大问题,由于不洗澡,还由于和农民同住,我们几乎难逃虱子的可怕厄运。我们每个人的头发上,都串着白色虬子,即虱子下的卵。县城的澡堂是一个大池子,清早放一池清水,下午已成了泥汤。我们又都是那样害羞的年龄,赤身相对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曾经有三个女生终于熬不过不洗澡的煎熬,她们想了个好主意,就是起个大早进城,做头一批澡客,然后三个人轮流去洗,这就避免了相互面对裸体的窘境。即便如此用心,洗澡的经历依然十分震动,蒙蒙水汽中一具具的或老或幼的裸体,尽管是互不相关的陌路人,那情景也羞耻得可怕。说人体美丽那只是抽象的概念,具体的人体其实是可怕的,尤其是这些生活辛劳,生育和养育榨干了身体里每一滴水分和活力的女人们。乳房像两只空面袋,直垂到腰间,皮肤的皱褶里嵌着成年的泥灰。并且,一旦脱去衣服,没有掩饰,个个都那么

蚌 埠

放肆,无耻的村话满澡堂都是。这是一个极为粗暴的地方,它在不经意中伤害了我们纯洁柔软的心。

蚌埠的澡堂是文雅的,隔成单独的小间,水泥地面很清洁,因为地漏通畅,积水可以随时排走。屋顶很高大,顶下是一排天窗,照射进明亮的日光,还有新鲜的空气。这是一个名为“人民浴室”的澡堂,至今还记着它亮堂堂的四壁瓷砖。也许我们碰巧总是在周日以外的日子里去,所以印象中浴室里的人总不多,从来不挨挤。等我们尽情地洗完澡,走出“人民浴室”,正是日头当空的正午,身上暖洋洋的,走在街上,街沿的报栏窗玻璃上映出我们的脸,红红的,剥去一层皮的样子,这才叫脱胎换骨呢!幸福生活很简单,就是洗一个热水澡。身体的舒适,有时可以抵消精神的苦闷。在这一刹那,什么前途啊,希望啊,都搁置脑后,余下的,是感官的充分的享受。那时候,我们的欲望很

大。吃水要去井里挑,洗衣也是挎在篮里到河边去洗,房子是砖墙泥地,院子里甚至还垒着猪圈。这样的家,反是叫我们悲哀的。尽管我们离乡背井,孤苦伶仃,却不妨碍我们心怀偏见,还有傲慢。

蚌埠的家庭生活依然循着常规,使我们想起往昔的岁月,不知道我们的远离的家庭是否也是这样?这些家庭大都慷慨地接纳我们,供我们吃,供我们睡,家中的老人还会教我们几条做人的规矩。我去过的家庭是住那种小型的单元房,就是十多年后风行上海的“新工房”。这样的单元房是蚌埠大企业的宿舍房,它象征着令人瞩目的社会阶层,殷实可靠的经济基础,还象征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单元房接近上海的公寓,只不过小了两号的,里面的生活绝对的城市化。推开门,你会惊异,我们被粉碎的生活,在这里又完好如初。陈旧的家具和一些可有可无的杂物表示着一个家庭岁月和财产的积累,一成不变的起居茶饭也表示着家庭历史的积累,房间陈设上风格的不统一还流露出迁徙的迹象。这里有一种叫人踏实的性质,不是温馨,也不是亲切,更不是愉悦,它甚至还是带有几分戚容的,那就是家居的生活。这关在单元房的小匣子里的生活啊!它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它的呼吸暗暗回应着我们心里的渴望。我们没想到,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事情还能够保持着延续。

在蚌埠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百货大楼里度过。在那个年代里,百货大楼是最能体现城市的性质的,它往往是城

蚌 埠

市的最中心和制高点,和它相连一起的,还有电信局,新华书店,照相馆和影剧场,这些都代表着城市的生活方式。我们其实囊中羞涩,所以逛百货大楼,显然不是为了购买的